

蒲扇轻摇岁月长

石朋庆

每到夏日,裹挟着老蒲扇气息的风,总会叩开记忆的闸门,将我带回那些遥远而澄澈的岁月。

那时的日子简单而温厚。傍晚时分,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,坐在老屋门槛上,一边借着余晖择菜,一边用宽大的蒲扇为我驱赶暑气。她轻轻摇动蒲扇,风便裹着泥土的芬芳、灶膛里未散尽的柴火香,一股脑儿扑在我脸上,那是童年里最安心的味道。

夏夜,我们在院子里围坐纳凉,母亲手中的老蒲扇摇出一阵阵温热的风,也摇出了牛郎织女的传说。我依偎在母亲身旁,听着故事,数着星星,那份恬淡与满足,至今仍让人心头发烫。老蒲扇带来的清风,如同母亲轻柔的细语,诉说着生活的本真与美好。

这把蒲扇,不仅是消暑利器,更是守护我的盾牌。白天,苍蝇不知疲倦地在屋子里嗡嗡乱撞,母亲只要见它们靠近我,便会迅速扬起蒲扇,在空中猛地一挥。那带着劲风的“啪”一声,总能把苍蝇吓得落荒而逃。到了晚上,蚊虫若是欺负我,母亲便有节奏地挥动蒲扇,那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的扇风声,便是我入眠最动听的摇篮曲,伴我安然入睡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参加工作不久。那年端午,按照我们鄂东一带的风俗,新女婿

上门认亲,需送两把大蒲扇给岳父岳母作为节礼。母亲特意张罗着为我挑选礼物。那两把沉甸甸的蒲扇,不仅承载着古老的礼俗,更寄托了母亲对儿子成家立业的期盼。从此,老蒲扇在我的记忆里,又多了一层含义,那是爱的传承,是对简单幸福的渴望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老蒲扇渐渐被电风扇和空调所取代。近来,天气渐渐转热,女儿特意把餐厅的吸顶灯换成了带电扇的灯。看着那流线型的扇叶无声旋转,吹出强劲而均匀的凉风,我不禁莞尔,心中满是欣慰。这现代化的便利固然舒适,更难得的是女儿那份细腻体贴的孝心。时代在变,纳凉的方式在变,但家人之间那份互相关爱、彼此牵挂的温情,从未改变。

老蒲扇的魅力,从不在于它的材质是否名贵,而在于它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与回忆。每一次挥动,都带着母亲的爱意与无私;每一次摇曳,都是对朴素生活最深情的礼赞。当我在城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与迷失时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把老蒲扇的身影,耳畔仿佛又响起母亲的低语,那是穿越时光的安慰。

下一个夏天,我想我真该去买一把老蒲扇,让它在掌心重温旧梦,继续编织那些关于爱与怀念的故事。

蛙声清越

王唯唯

无特殊情况,每天下午4点左右,我习惯性地离家不远的护城河散步。这天,正沿着河边散步,忽然听到一声蛙叫,弱弱的。循声走近,看到在河边的水草中,一只青蛙瞪着一双大眼睛,肚子一鼓一鼓的,半趴着。我弯腰悄悄靠近,拿出手机正要拍照,青蛙一下弹跳起来跃入河中。

蛙声于我并不陌生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下乡插队,乡村的蛙鸣,那叫一个震撼。盛夏时节,当夜色从村子的四周浮起来,越聚越浓,将天穹撑得饱满时分,长长短短、高高低低的蛙声,带着野花的芬芳,沾着泥土的气息,在夜的宣纸上缓缓浸染开来。蛙声由先前零零散散不成气势到最后如潮水般来势可惊,酣畅淋漓。这时节,乡村宛如一个襁褓中的婴孩,整夜整夜都泡在生动的蛙声里。田里的水稻垂着沉甸甸的头,在起起伏伏的蛙声中,一会伏下一会扬起,流淌着令人心动的韵律。这时,你无论身在何处,都恍有“满塘蛙声”之感。

乡下的蛙种类很多,体型大小不一,叫声也各异,但每一只都是无需经过培训而又各具特色的天才歌手。仔细听那鸣声,有的“呱呱呱”,有的“咕咕咕”,有的“咯咯咯”,有的“咕呱咕呱”。在这或清越,或粗犷,或激昂,或悠扬,或高或低,或远或近的叫声里,你可以想象一下,在田间渠边,无数墨绿的乡土歌手,摇其长舌,鼓其白腹,尽情尽兴地高歌。

蛙声淹没了村庄,庄稼人忙碌的脚步暂时停下来。村中的两棵大叶榉树下,男人们手摇大蒲扇,聚在一起喝茶聊天。女人们借着明晃晃的月光,聚在河边洗着全家人刚换下的衣服,手忙嘴也忙,家长里短,油盐酱醋,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孩子们沿着田埂,循着蛙声寻找青蛙的藏身处。直到燥热渐渐散去,直到夜越走越深,直到蛙声渐渐淡去,村庄才安适地睡了,很沉,很香。

自古以来,爱蛙、咏蛙之文人墨客比比皆是。辛弃疾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韦庄的“何处最添诗客兴,黄昏烟雨乱蛙声”,赵师秀的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,陆游的“水满有时观下鹭,草深无处不鸣蛙”,范成大的“薄暮蛙声连晓闹,今年田稻十分秋”等等。这些诗句,都是对蛙声的赞美与吟咏,都是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畏。

时值初夏,随着气温升高,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演唱会,很快便会一场接着一场上演。

带孙女读懂老时光

唐颖中

今年年初的一天,读小学的孙女笑着对我说:“爷爷,你闭眼,伸手掌,送你一样东西。”我依着孙女,感觉一个沉甸甸的东西落在掌心,睁眼一看,是一只铜顶针。

我问哪来的,孙女说在拿快递的路上捡的,继而好奇地问这铜顶针是什么,像一枚奇怪的戒指。

孙女不识顶针,而我太熟悉不过了,当年插队农村时,所携带的针线包里就有一只。小丫头少见多怪,不妨给她说说这物件。

于是,我将顶针戴在中指上,俨然授课老师,给孙女说说这物件。顶针,作为缝纫工具,最早出现在我国汉代,有铜制的银制还有铁制的,表面密布小坑。过去人们纳鞋底纳鞋、缝棉被、补衣裳的时候,手上针线难以穿透厚实的布料,就借助顶针上的小坑抵住针尾,一扎、一顶、再一拉,针线便利索地穿过布料。

孙女饶有兴趣地听着,还不解地问:“为什么要缝补,重新买件衣不行吗?”

这看似不屑且幼稚的疑问,正说明当下青少年缺乏“缝补精神”教育。为了不对正读小学的孙女讲空洞的道理,我让她将《朱子家训》里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的惜物格言,抄进笔记本里,以后慢慢“消化吸收”。

多年以来,我喜好收藏一些旧粮票、古钱币和旧版人民币,这些旧物,成为孙女触摸和认识历史的“活教材”。闲暇时,我把这些“宝贝”摆在桌上,展示给孙女看,告诉她过去为

什么要使用粮票,而现在不用了;古代铜钱为什么是“外圆内方”;为什么使用铜铸造钱币而极少用铁铸造钱币……

这些旧物,孙女尽管不知晓它们的“来龙去脉”,至少可以通过实物,直观感受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。

小区里,有一位旧物收藏爱好者。前不久,我携孙女去看那些旧物件。眼前物件,我大都见过,有的还用过,而孙女则见都没见过,更不知道物件的用途。我指着农用木犁告诉孙女,这叫犁。牛在前面拉犁,人在后面扶犁,犁下有块形似三角铁叫铧,用来耕地,“老牛负犁行阡陌,布谷声中春事忙”,描写的就是过去农村耕地时的场景。见孙女好奇看着石桌上放的马灯,我跟她说,这是马灯,夜里用来照明的。“为什么叫马灯?不叫牛灯呢?”我不由一笑:“相传最早是挂在马车上用来夜间照明,所以被叫作马灯。”

孙女不识顶针,无可厚非。时代在发展、社会在进步,许多老旧物件已经不再使用或极少使用,青少年因为鲜见,自然也就不识为何物。旧物件是“沉默的史书”,能将抽象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触可感的实物,建立“过去与现在”的时空联结,超越课本枯燥的叙事,进而形成有温度的历史意识,这对孩子的成长有着积极意义。学生假期里,大人在带孩子览山戏水的同时,不妨领着孩子走进当地的一些民俗记忆馆,让孩子在现代化浪潮中锚定文化坐标,既懂得未来,也知道来处。